

寂寞小说

一座伤城 一群寂寞的人 每个人心中的“秘密花园”

寂寞的撒旦

当寂寞成为城市的标签，
撒旦们携手游走其中……
于是，一切变得哀艳、决绝、无可挽回，
可撒旦们从未如此绚烂和满足过。

LONELY SATANS

◎ 沐童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寂寞的撒旦

A small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itting on a branch,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main title.

◎ 沐童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寞的撒旦 / 沐童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317—21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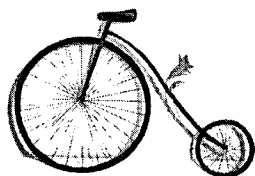
I. 寂… II. 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081 号

寂寞的撒旦

Jimode Sadan

作 者 / 沐 童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白阿丽
装帧设计 / 王璐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新艺印刷厂
开 本 / 960×640 1/16
印 张 / 14.5
字 数 / 110 千
版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1.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96—3



序

小说的背后藏着精灵

——《寂寞的撒旦》读后

王 干

好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你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被风架着，你不知道会飞翔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降落，苏东坡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大约便是这一境界。

这样的飞翔是危险的，这样的叙述自然也是冒险的。当然，这样的叙述更需要才华的支撑和发动。

沐童的小说靠什么发动？他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是中国版的《北回归线》吗？

《寂寞的撒旦》讲述了两个非常规的爱情故事，一是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爱上自己老师的故事，一个是两个男孩之间的暧昧情感故事。说实在的，这两个故事并没有特别新鲜之处，很多人讲述过类似的故事，很多类似的故事也被置放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里进行讲述，但沐童确实讲得不同凡响，他坦诚而质朴的叙述态度让小

说呈现出一种“赤裸的真实”。

“赤裸的真实”是国外一家电视台知名的新闻栏目，这个新闻栏目为了表示自己的新闻绝对真实，杜绝了假象，让男女主持人在播出节目的过程中，去掉服饰的遮蔽，展现身体的真实。“赤裸的真实”作为一种新闻的商业操作，已经获得成功，其新闻的真实性的含金量似乎不太好论证。但“赤裸的真实”作为一种象征，倒是体现了人们对电视的某种需求。

《寂寞的撒旦》自然追求的不是新闻的真实，而是作家个人心目中人性的真实。为什么说是作家个人心目中人性的真实呢？因为每个作家心目中的人性理想和人性模式都不会是一样的，至少每个时代的作家的人性理想的模式也是不一致的。所以说抽象的人性并不存在这句话，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真理。如果把《寂寞的撒旦》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一代作家和那一代作家的距离仿佛来自两个星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的是爱的渴望和性的饥饿，而《寂寞的撒旦》则写的是爱的无聊和性的剩余。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对人性的表达，是写 20 世纪 60 年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政治的阉割造成了人性的阉割，而人性的阉割最直接也是最致命的伤害就是对性能力的剥夺，那个叫章永璘的人在女性的爱抚下，恢复了性的能力，恢复了男人的能力，也恢复了人的尊严。而在《寂寞的撒旦》中，两个年轻的男人，居然表现的是对异性恋的失望和逃避，甚至那个撒旦之三结婚以后也没有激发出对妻子的热情，在关键时候落荒而逃。

《寂寞的撒旦》里也写到了异性恋，但这个异性恋却是婚外恋，写老师和学生之间畸形的性爱生活。这中间没有多少我们在传统小说里看到的爱情过程，甚至也没有现在流行小说里的性的需求，她坦诚地说“我不喜欢做爱，尤其是和一个在高潮时叫喊其他女人名字的男人做爱，但是我确实迷恋他的形象。他的面孔和身材在我的心中是一个象征物。”“被他抱着的感觉很好。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经常可以靠在爸爸的怀里睡觉，即使把口水流到睡衣上也不会被责怪”。这里的异性是童年父亲形象的转化，这里的性爱是为了克服寂寞和孤独存在的。小说的题目叫“寂寞的撒旦”，小说中的男男女女确实因为童年、少年时代的不正常经历陷入某种孤寂，才去寻求某种能够弥合少年时代伤痕的情感慰藉。

而他们的童年正是张贤亮这样一代作家写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时段，张贤亮们当初怎么也不会想到缠绕他们的痛苦和性苦闷在所谓“80后”那里只是化作“寂寞”，寂寞比起痛苦当然要显得轻松一些，但寂寞在文学的表达层面上其意义并不见得低于痛苦。

由此我想到了两个“80年代”，一个是像沐童这样的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一个就是我们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80年代的文学，这样两个80年代或许正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景观。80年代文学是关于理想的痛苦，是不能实现目标的痛苦，而“80后”则是没有理想的寂寞，没有目标的迷惘。从时间上考察，《寂寞的撒旦》里写的那些撒旦们恰恰正是章永璘的后代，或许章永璘要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章永璘的眼中，《寂寞的撒旦》里的那些青年男女显然是跳蚤（作者把他们称为“撒旦”）。章

永璘在痛苦的时候，看的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撒旦们寂寞时看的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张贤亮们在80年代呼吁的启蒙、人道和自由到了撒旦们那里变得如此的轻飘如此的没有分量，生命到底是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

分析这么复杂的文化问题，不是我在这么短的文章里能够说清楚的，但比之一般人认为“80后”的轻和浅来，沐童的小说可以说有点“重”和“深”。这种“重”和“深”不是启蒙主义意义上的，而是作为文学写作层面上或文学准备意义上的。单是从《寂寞的撒旦》对叙述人称的成熟把握和调度，就见得沐童对西方小说叙事学的熟稔。网络时代的写作，开启了写作的极大自由度，也拓展了新的空间，但文学不是博客意义上的自由书写，文学有自身的传统和规则，有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资源。沐童承传的是那样一路的文学思想，说近的有崔子恩、鲁羊那样的知识分子写作态度，说远的是钱钟书、纳博科夫、昆德拉等先哲们精神脉络。

好的小说的背后其实是躲着一个难以触及、难以触摸的精灵，好的小说家就是奇异古怪的精灵。

当然天使是精灵，撒旦也是精灵。有趣的是，我在写作本文时，由于我的南方口音，我在打“撒旦”二字时，居然打成了“傻蛋”。傻蛋也是精灵吗？

2007.6.26 于润民居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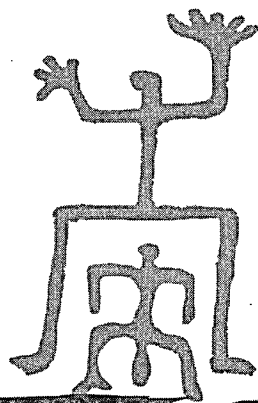
| | |
|-------------------|-----|
| 序 小说的背后藏着精灵 | 1 |
| 第一章 初生的阵痛 | 1 |
| 第二章 撒旦的偶遇 | 27 |
| 第三章 他们的爱情 | 57 |
| 第四章 天使的苛责 | 85 |
| 第五章 命定的劫难 | 111 |
| 第六章 伦敦的桃色 | 139 |
| 第七章 魔鬼的婚礼 | 167 |
| 第八章 地狱的一季 | 195 |
| 跋 你的天使，我的撒旦 | 211 |



第一章

初生的阵痛

魔鬼喜欢破坏，比起爱来，他们更喜欢仇恨，但是他们从不说谎，也不会背叛，比最虔诚的教徒还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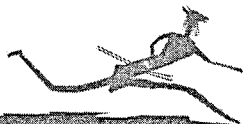


撒旦之一

很小的时候，我便已经很寂寞了。

我的父亲，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不仅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酒鬼。每次他大醉而归的时候，总是要砸烂楼道里的一些东西，比如邻居家的水缸或花盆等，然后再花大把的钞票赔偿人家。结果后来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那就是邻居们都爱故意把一些破花盆、破水缸摆在楼道里显眼的位置，以便我父亲醉酒不至于没有发泄的对象。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酣醉的时候远远多于神志清醒的时候。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

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记得我妈是在我几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头脑中只有个极为模糊的印象，那就是在她走的前一天晚上，爸爸醉酒后打了她，她的嘴角沁出了一些血，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也可以如此暴戾、相互仇恨。于是我妈妈承认当初爱上爸爸是个错误，和他结婚更是错上加错。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生了我这个儿子也是个错误，但是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她，使她学得聪明了。于是她就走了，义无反顾。走的时候她亲了亲我的额头，那是我的记忆中有关母爱的全部内容中最让我恶心的一幕。我



想，既然她已经决意抛弃我，为什么还要亲我呢？难道她亲了我，可以让她觉得自己的离开更加理所当然一些？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在我额头上的唾沫还没干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并且在我的人生里始终未曾再次出现。

妈妈的离去似乎让爸爸很是伤心了一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没有哪个男人希望自己漂亮的老婆跑掉。我认为爸爸是伤了自尊。于是他发誓戒酒，并真的那样做了。令我遗憾的是，可以在家里呼吸没有酒精味的空气的日子只持续了几个月，一切就又恢复到了从前。一直到他的床上出现了另一个我应该唤之为继母的女人，这种酗酒的状态也未曾改变。

从小我就憎恨这个女人，因为我那观音菩萨般慈祥、做过地主婆的奶奶曾说她是白骨精变的。我见过电视剧里的白骨精，知道她是要吃唐僧肉的。唐僧是个极正经、极善良的男人，为了拯救他人一生吃素，而且不碰女人，白骨精却要吃他，可见白骨精多么可恶。于是我顺带地恨上了我的这个继母。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

可能是我仇恨的态度使她胆怯，所以她从不轻易得罪我。而且还似模似样地每天起早为我做饭吃。虽然原则上我不应该吃“白骨精”做的饭，但是我看爸爸也跟着吃，心想她总不该因为讨厌我顺带把自己的丈夫也毒死，于是也就吃得坦然。而且颇有些成就感——我们彼此憎恨，你却得给我做早饭。那种复仇的快意是何等的淋漓！

高一那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花，也就是大家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她追到手，并因此



得到了来自所有男同学的艳羡。在我看来，这是我的青少年时代最绚烂的时期——并不是因为这个女孩，而是因为那些来自熟识的和陌生的人们的羡慕。从小我就有种无法言喻的表演欲，喜欢被人注目、妒忌。那个时候我喜欢牵着她的手四处招摇，并和她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地接吻拥抱。我甚至在电影院里摸过她的胸部，感觉跟摸两个酵母放多了的馒头差不多——没有性欲，只有食欲。但是我仍然不厌其烦地向那些性饥渴的兄弟们炫耀这件事，我觉得被别人嫉妒的感觉要比和校花接吻美妙得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校花的面容酷似我那离家出走的亲妈和让我恨之人骨的后妈的集合体。其实她人相当不错，长得的确很漂亮，并且也算得上善良，但是她是个女人。从小到大和我最亲近的两个女人都让我厌恶，于是我和全天下的女人之间都产生了隔阂。但是我不想否认，她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不讨厌的女人。

可笑的是对女人的厌恶竟直接导致了我对文学的偏爱。我拒绝和家里人沟通，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思想都很浅陋，愚不可及。我无法想象，一个热衷于给别人当后妈、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耗费在这个让人窒息的家庭上的女人身上有什么闪光点值得我去发掘。

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我看了一本名字叫做《北回归线》的书。我不知道那本书是小说、回忆录还是记录梦呓的流水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是一本充满了极端猥亵的语言的书。这个名叫亨利·米勒的人把全世界的女人都写成了不在乎和任何男人上床的尤物，这让我对女人的仇恨迅速地演变成了鄙视。很多年后当我明白这本书要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因为似乎《北回归线》中的男



人也都是这副德性——这一想法已经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体系。换言之，我对女人的那些不体面的仇视和亨利·米勒无关，因为即使当时我不是看了《北回归线》，而是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是《洛丽塔》，结果似乎也都是是一样的。

那些或宁静或浮动的文字并不是我的罪恶根源，而只是我这个对女人有偏见的男孩对高尚事物附庸风雅的一点追求。

后来的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校长给我的爸爸打了个电话，通知他如果他的儿子再在校园里进行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的不三不四的、甚至有些下流乃至败坏精神文明风貌的活动，将会被这所重点中学除名。我想这一定是那个疯狂的校长的原话——我的爸爸说不出这么精彩的段子。尽管他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但他的骨子里仍然是个本分的人。结果我被爸爸用大皮带抽了一顿，并被勒令不准吃饭。可笑的是爸爸打我的时候，他的女人竟然一直在保护我，并和爸爸大吵大闹，说如果他打坏了我她就和他离婚。我想一定是他们夫妻俩商量好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既打了我，又可以维持他们做家长的风度。这样的把戏骗不了我，我这么想。其实我很想对那个女人说，我恨你的原因是我的心胸太狭窄，而我鄙视你的原因则是你的动作过于虚伪。我是个典型的偏执狂，我的这一偏执个性恐怕会忠实地伴随我一生。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考到大城市里的大学去读书，这样就可以远离这个让我厌恶的女人和这个畸变的家。我把这个想法和爸爸说过后，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反对我的决定，至于那个女人，我想都懒得想她。由她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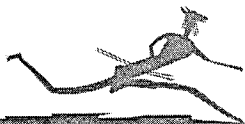
我爸的床上自生自灭吧。她愿意用她的逆来顺受包容酗酒的丈夫和个性偏执的继子，和我无关。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主席的这句话激励着我，让我在两年以后考到了北京大学戏剧系。发榜那天全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我的那位继母，她甚至挤出了几滴眼泪，俨然和全天下所有亲妈一样的圣洁，她那滑稽的表情让我脊梁发冷。不过这无法抵消我对自己成功的喜悦。因为讨厌的人很快就要从我眼前消失了，我也将永远离开这个狭小得让我抑郁的城市。

在上大学之前我所做的最让自己骄傲的事情就是很顺利地把校花甩掉了。甩得相当彻底漂亮。在分手的那天我把她约到一个环境很幽雅的咖啡厅，在迷人的、没有声调的爵士乐声中，我拉着她的手，清晰地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我根本不喜欢她；二是我看不起她；三是这辈子也不会有人真正地喜欢她。

我得承认我的分手演讲有些过分。我所表达的最后一层意思中甚至有很恶毒的诅咒意味，但是我想作为她曾经的男朋友，我有义务在分手的时候给她点忠告。她太漂亮、太性感，以至于没有人会在乎她外表之外的东西。这是所有美丽女人的悲哀。

当然我对她的恶语演讲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成分：在我们相处的时候，她背叛过我。其实那不是她的错，她脸蛋漂亮身材性感，当然有权利在我对感情不太用心的时候去引诱别人，并在我的面前表现出忠贞不二的样子。长期以来我甚至坚信她是世界上唯一特别的女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兄弟——应该是伪兄弟——醉酒后向我吐露了他曾经上过“校花”的床的事实时，这一观点才寿终



正寝。“兄弟”没有错，因为他是个正常发育的男性；“校花”也没有错，因为她终究是个发育正常的女人。而在那时的我看来，只要是女人，就是有罪的，是从诞生开始便背负了的原罪，后天的一切努力都无从改变。错的是我，认错了对象，把自己置于这不尴不尬的境地。

其实总的来说，我们在一起三年来合作还是主流，对抗只是支流。在我还对女性有兴趣的年代里她几乎接纳了我的所有冲动。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她。所以我认为我的忠告是善意的，甚至是伟大的。

她听了我的分手演讲，竟然在抽了我一巴掌后哭着跑了出去。真是令人费解的女人。

我执意拒绝了爸爸想亲自送我去上学的好意。离开家去北京上学的那天，继母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纸包。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把它塞进了衣服的口袋里。上了飞机后我打开看了看，是一块玉，碧绿色的，上边拴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看样子她打算让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无奈地笑了笑。她也想学电视剧里那些做作得有些令人肉麻的后妈，儿子到外地求学的时候，把她所谓的传家之宝偷偷塞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儿子……想到这里我几乎就要呕吐了。

于是我随手把那东西塞进旅行包里，开始憧憬我的大学生活。那个北方小城里让我厌恶的男男女女们通通都见鬼去了。

其实让他们去见鬼，并不是诅咒他们，而是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魔鬼喜欢破坏，比起爱来，他们更喜欢仇恨，但是他们从不说谎，也不会背叛，比最虔诚的教徒还忠诚。

那一年，我十八岁。



撒旦之二

上海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在这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在一掷千金，在把他们拼命赚来的那点钱花在这片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换取一点点貌似很重要的面子或尊敬。任何人都可以在上海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因为它太大了，可以容纳一切光明磊落和鬼鬼祟祟。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个例外。

我生命中的上海是个充满阴郁和孤独的地方。我生在上海某所谓富人区的一幢红色的洋楼里。那座楼房只有两层高，可它却是属于我们家的。听保姆说，那是我爷爷的父亲当年在上海滩摸爬滚打置下的唯一保留到了今天的家业。楼的样子很难看。夏天的时候，楼的外墙上会生长出许多绿色的爬藤植物，并会招致无数的蚊子和飞虫。楼里面却是冬暖夏凉的。我很想从房屋的构造上探究一下它冬暖夏凉的原因，但是我对建筑是一窍不通的，因此这个从童年时代就困扰着我的问题至今我也没想清楚。虽然有一点我很感激——这幢楼房没有让我得上风湿之类的病，但它却成为我心中的巴士底狱，也就是我一生反抗的刺激物。

说实话，我对这座不伦不类的楼房痛恨不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很喜欢它。她喜欢在仲夏的傍晚到楼外的绿地去散步，向对面公寓里的那些体态臃肿的家庭主妇们吹嘘我们家的楼。当然吹嘘的内容有的时候还扩展到她那能赚大钱的丈夫和她那又漂亮又乖



巧的女儿。我不喜欢她在别人面前谈论我，我不喜欢任何人谈论我。但她是我的亲妈，她给了我生命，这也使得她有权利在其他人面前对我评头论足。

我妈是那种更年期提前的神经质型妇女的典范。她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像个苏联女特务般监视身边的所有人，尤其是我的一举一动。她没有被国家情报部门吸收，对此我深感遗憾，否则她一定会成为那些妄图颠覆中国的国家最最憎恨的女人。

可惜的是，那些本该由帝国主义国家受的罪全部由我代替承担了。她总是能准确无误地在我和同学电话聊天的时候以一个完美无瑕的借口闯进我的房间，并且能够把我上了锁的日记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最厉害的是她居然知道我所在的班上所有男生的名字，并和我们那位具有虐待狂倾向、以八卦著称的班主任建立了姐妹般的友谊。

她是一个制定法典的天才。她给我立下的种种规定和限制体系完善，奖惩合理，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在男女大防的问题上，她精妙的法理学思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我在放学的路上和某位男同学说了几句闲话，她的表情和举止就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挖掉了全世界人民的祖坟。如果说在我上厕所换卫生棉的时候都会有个人闯进来看一一看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她，生了我的母亲。

我知道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一定是想让我像她一样，规规矩矩地熬过我的青春期，然后也找个能赚大钱的男人嫁掉，再像她对待我一样去对待我的女儿。在我了解了我的外婆之后我更加坚信了这一点。母亲整天都在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并且在唱得高兴的

